

《儒林外史》丧葬礼俗描写的文学功用

欧阳春勇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丧葬礼俗描写在《儒林外史》中着墨甚多,摹写细致入微,显然是作者在有意识地加以运用,自有作家的独特匠心。单就文学功用而言,大致也有:刻画人物形象,推延故事情节,营造悲沉氛围,揭示创作主旨。

[关键词] 儒林外史; 丧葬礼俗; 文学功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3-0093-05

《儒林外史》是一部青史垂名、卓立千秋的不朽著作,也堪称一部中国风俗、礼制的百科全书。书中涉及的多项礼俗,如饮食、婚嫁、丧葬、祭祀等等,描写生动传神,不仅独到地刻画出封建儒林士子的神情百态,也写实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大大地拓展了作品的艺术天地,文中的丧葬礼俗描写就更是如此。刘岚《〈儒林外史〉丧葬礼仪描写文化透视》已从民俗文化角度对其作了精彩论述。笔者认为《儒林外史》首先应该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所以想单从文学的视角探讨其丧葬礼俗描写的文学功用。

蒋瑞藻所编《小说考证·附续编拾遗》卷七记云:“《儒林外史》一书,寓怒骂于嬉笑。雕镌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1]注重细节描写确实是《儒林外史》重要特点之一,而丧葬礼俗描写即是其细节描写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作者于此不惜笔墨,精雕细刻,的确有其独特匠心,就文学功用而言,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 刻画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中丧葬礼俗的描写极其频繁,数量多达二十几处,成为其展示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如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中,王冕在乃母死后,“擗踊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2]完全依从《孝经·丧亲》:“擗踊哭泣,哀以送之”^[3]所定古制。之后“负土成坟,三年苦块”更是恪守古礼,一丝不苟。孝亲守礼之心,可见发自肺腑。更难得的是,王冕用实际行动遵照母亲临终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

墓,不要出去做官。”^[2]其后吴王朱元璋前访请教服浙民心方略,王冕以“仁义”服人之说回答,不卑不亢,正气浩然。难怪朱元璋称道:“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见顿消。”^[2]后来朱元璋定鼎中原,荣登九五,求贤征召,王冕也不愿违背母亲遗训,闻风而避之会稽山中。众所周知,对封建士子而言,放弃功名仕途,实际等于选择了终身寂寞清贫,常人实所难能。正如《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第一回回后评所说:“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2]文本借王冕母丧,其尽孝守礼,将一个至孝至性,人格高洁的光辉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中描写范进丧母。范进中举故事家喻户晓,但其为母办丧事的细节内容多不为众人熟知。通过中举发疯一事,固然精彩地揭露出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可是范进性格中追名逐利,虚伪假孝的一面却在其为母丧葬、“守丧尽礼”的表演下得到入骨三分地揭露。

范母因儿子中举家境骤然巨变喜极而亡,对此范进难辞其咎。范进为一童生名资既然考到五十四岁,搞得自己“面黄肌瘦,花白胡须”,衣衫褴褛,一幅寒酸模样。可以想见,乃母跟他平日没少遭生活困顿之苦。胡屠夫感叹女儿在范家“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的牢骚话语其实同样适合范母。

生前不能尽孝,死后却为母举办风光大葬。死母虽然享受了“合城绅衿都来吊唁”的哀荣,也请了

“大寺八众僧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2]28}的追荐,甚至“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托魏好古作的墓志也准备借高要汤知县的官衔名字。丧葬行追荐之礼是“吹打、拜忏,行香、放灯,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闹了三昼夜,方才散了。”^{[2]29}一个“闹”字,情伪尽显,表达出“皮里阳秋”的意蕴。不难看出范进葬母实是一场闹剧,尽管风风火火,却不见悲戚哀痛,只是表演而已。《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4]可见真情孝子是能在丧亲之事上尽哀示痛,守丧礼之“戚”本。

范母葬礼是滑稽丑剧无疑,范进守丧又是一副怎样的表现呢?按照封建礼制,母丧范进应该丁忧守制三年,期间谢绝一切公务闲杂,不赴酒宴,专心哀戚思亲。可是在张静斋一番“礼有经,亦有权”的教唆之下,范举人就欣然前往高要打“秋风”。汤知县自是盛情款待,范进知礼违礼,又是用不用银镶杯箸,又是不拿象箸磁杯,俨然一副恪己尽礼的样子,当“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的雅举出手时,先前的伪装原来不过是惺惺作态。

《礼记·祭统》:“孝子之侍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5]范进侍生不能善养,举丧不能尽哀,守丧不能尽礼。如果说其中举前虽然迂腐,但还不失其善良,那么中举后,却已是沦为虚伪、无耻之徒。范进性格的丰富性,其形象鲜活在世界小说人物画廊里,作者借范进为母举丧、守丧来表现刻绘确实是不可省缺的神来之笔。

借丧葬礼俗描写刻画人物形象早在《金瓶梅》中就已取得很大成功。如第六十二回里,李瓶儿临死时,潘道士特地告诫西门庆:“切记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6]938}可是西门大官人却不忍相舍:“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她说话儿。”^{[6]939}李瓶儿死后,还抱着尸体不顾污秽哭得死去活来,悲痛嚎啕:“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6]941}这一场面确实表现出西门庆对李瓶儿的一番真情,人物形象显得立体而真实,不是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批评的那样“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7]的简单处理。

丧葬礼俗描写在这里的文学功用非同一般。它不仅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高明的作家借之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一个绝妙

的平台。

二 推延故事情节

《儒林外史》大量的丧葬礼俗描写及其与丧葬密切相关的人物死亡往往是叙事生成的重要因素,使文本叙事单元紧密相系,叙事结构缜密无间。正是如此,丧葬礼俗描写的推延故事情节之文学功用不容忽视。

丧葬礼俗描写推延故事情节首先表现在其横向空间的拓展上。“构成情节的那些事件彼此之间会以各种不同方式互相关联。非常多的一种情形是,某一生活情景被推到第一位,作品便构建于一个事件线索上。”^[8]《儒林外史》的丧葬礼俗描写善于围绕丧葬礼俗本身,进行横向的空间拓展,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情节内容。如描写范进母亲的丧葬之事,不仅交代了范母的死因,丧葬的举办过程及一些基本礼仪,还穿插了“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汤知县草菅人命”、“严贡生弥天撒谎”等情节。这不仅在丧葬情节的自身发展中融入“节外之事”,而且扩展了丧葬礼俗的叙事空间。作者借范进大办丧事,将三教九流汇集而来,上至政府官员,合城绅衿,下至医卜僧侣,贩夫毛贼,既方便塑造形象,又利于再现社会风情。

丧葬礼俗描写推延故事情节还表现在其纵向延伸上。丧葬礼俗描写不仅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独特背景,往往也成为故事情节生成与发生展开的依托和推力,成为新的情节生发与发展的重要契机,从而引生新的情节线索。如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中写严监生之妻王氏的丧葬。胆小吝啬的严监生有一妻王氏,一妾赵氏,王氏重病却无子,赵氏有子而为妾。赵氏处心积虑地谋求扶正,但须得到王氏娘家二位舅爷王德、王仁的首肯与支持。为此,视财如命的严监生也不得不挥金如土地满足二位舅爷的贪欲。为了各自的利益,喜庆的婚宴与哀戚的死亡本是水火不容的却完美和谐的交融一体。赵氏遂愿后“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2]39}赵氏深知严监生吝啬成性,因己私利,还要把已故王氏所得利钱以科考为名拱手“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缠”。王氏丧葬所耗,赵氏又大把散财让严监生大有“新妇不如故”之感,由猫意外而得亡妻所攒私房,更是使严监生懊丧之情喷薄而发,“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而且“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以致“精神颠倒,恍惚不宁”,由此而犯心口疼痛之病。赵妾想

必非其贤内助,严监生带病还得撑着,为收账操劳,“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2]40}最后,在赵氏挑掉灯盏里燃着的两茎灯草中的一茎时点头而“去”。完全可以说,严妻王氏病故是赵妾扶正及赵氏大把散财情节的生成基础,严监生的病也正是承其正室王氏的丧葬而发生。如果没有王氏的病死,也不会有赵氏的扶正与散财,相应地,严监生也不至速死。这也为“争田多产,又从骨肉起戈矛;继嗣延宗,齐向官司进词讼。”^{[2]40}故事情节的展开作了预设,让作者拓展出新的笔墨空间。

三 营造悲沉氛围

《儒林外史》中描写大量的丧葬礼俗,为全书渲染了一幅悲沉阴郁的氛围。如果说《红楼梦》的丧葬死亡描写是“字字看来都是血”,让人怅恨世间美好稍纵即逝,使读者心里荡起阵阵凄楚决绝之情愫,那么《儒林外史》的丧葬礼俗描写所呈现的即是一幅“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深秋暮景,让人感叹社会真善的微若晨光,使读者胸间生起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吴敬梓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以丧葬礼俗描写所形成的特殊环境作为众多人物登场亮相的舞台,将死亡与丧葬所引起的审美感受为小说营造了浓浓的悲沉、阴郁氛围,以此引导读者的情感倾向,吸引读者与之共同完成小说的审美叙述。

《儒林外史》有多达二十几处的丧葬死亡描写,从开篇王冕之母的丧葬,接着范进之母的丧葬,依次严监生正妻之丧葬,严监生之死,荀玫之母亡,鲁编修去世等等,其间丧葬礼俗描写有详略之分,有客观白描,有重笔渲染,甚至有第五十四回借书中人物之口评论葬事,伴随丧葬而来的是反复出现的棺材、孝布、坟山、纸钱等等意象,这种种意象也同样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它们一起给读者的心理造成一种强烈的冲击,不时地出现在读者眼前,让人产生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这种感觉圈定了读者的情感走向,也为作者提供了叙事方便。

通过这些丧葬礼俗描写,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理想人性的追寻,对假丑恶的憎恶也艺术地表现出来。作者的忧乐悲喜,审美倾向也暗藏其间。法国作家莫泊桑在其长篇小说《彼埃尔和若望》前面的一篇序言——《小说》中曾指出:“企图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的小说家,就应该小心避免一切显得特殊的一连串的事件。他的目的决不是给我们述说一个故事,娱乐我们或者感动我们,而是要强迫我们来思索、来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

经过观察和思维,他以一种本人所特有的,而又是从他深刻慎重的观察中综合得出来的方式来观看宇宙、万物、事件和人。”^[9]丧葬礼俗就是作者吴敬梓审视社会、人生和大众的特殊视角,在对其平淡无奇的描写中寄托着作者的良苦用心。

简而言之,丧葬礼俗描写实实在在地渲染了一种悲沉阴郁的氛围,还为我们解读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直觉把握和感觉向导。

四 揭示创作主旨

通过丧葬礼俗描写塑造人物形象,推延故事情节,营造悲郁氛围,进而揭示创作主旨,这又是《儒林外史》的一大艺术特色。

如前所述,小说第一回中,作者以赞赏的笔墨描绘了王冕葬母、守丧及遵从遗训,克尽孝道的感人表现,高度肯定了其人其行,也传达出作者对人间传统孝道的颂扬与呼唤。另一称许人物杜少卿,于其孝行,作者也同样倾注了大量笔墨。少卿孝敬老人,族兄杜慎卿曾话带讥讽地评价:“我这兄弟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2]220}少卿把杜家老门客娄焕文一直供养在家,而且亲自照料,致使管家有了“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甚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2]224}的疑惑与抱怨。当娄老爹执意回家,想“落叶归根”时,少卿垂泪道别:“老伯的寿器,是我备下的,如今用不着是不好带去了,另拿几十两银子合具寿器。衣服、被褥是做停当的,与老伯带去。”^{[2]232}可见其“养生送死”之心是真情实意。后来娄焕文去世,杜少卿闻讯即大哭了一场,并吩咐连夜制备祭礼,次日忙去吊丧。一到陶红便“在娄太爷柩前大哭了几次,拿银子做了几天佛事,超度娄太爷升天。”^{[2]236}丧葬几日,“哭了又哭”,还拿了几十两银子让娄老爹儿孙买地葬之。临行之际“又在柩前恸哭了一场”,所以“陶红一镇上的人,人人叹息,说:‘天长杜府厚道’。”杜少卿对先人门客精心侍病,养老送终,而且真情吊孝,种种孝行,作者深情描摹,除了塑造出少卿是一个大爱无私,至孝仁人的孝子形象外,也透露出作者的情感态度和审美理想。

与真孝大孝形象截然相反的是一群伪孝之徒,作者“秉持公心”对其丑恶行径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范进将母丧办成自己饰孝的演出,联络官场的门径,假孝无耻自不待言。又如为无聊名士杨执中极力吹赞具“官乐经纶”、“程朱学问”而被娄三、娄四公子

请作上客的权勿用,居母丧还未满百,见娄府奉请,衣服也不及换一件,竟然前往。用宴之时,声称“居丧不饮酒”,摆出尽孝守礼的模样。一旁稍受冷落的杨执中不耐烦地说道:“我方才看见肴馔也还用些”,一语揭下其虚伪的面具,权勿用使出无赖伎俩,强词夺理地辩解:“古人所谓五荤者,葱、韭、芫荽之类,怎么不戒?酒是断不可饮的。”^{[2]90}既然“肴馔”不属五荤,当然可以享用,在权某看来,五荤不过是些调料而已。这与范进拣吃大虾元子,在令读者惊诧之余,也心生憎恶和鄙视,伪道学的真面目也无处躲藏。作者不露声色,讥刺暗寓其间,其理想憧憬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孝、悌是封建道德之核心,它们有维系封建宗法制度的稳固和封建国家机器安定之功效。如前论证,作者通过丧葬礼俗描写,赞扬了真情孝子,揭露了虚情假孝,表达了对传统孝道的认同与渴望。

关于孝道,作者态度已明。对于悌道,作者一样以丧葬礼俗描写为表现手段,艺术地作了倾向表露。如小说写到严监生死后,严贡生丝毫不念乃弟为其了结官司的手足之情,弟弟尸骨未寒,就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媳让屋,侵夺弟弟的遗产。赵氏只得“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2]48}严贡生还凶横地威胁:“像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我们乡绅人家,那有这样规矩!不要恼犯了我的性子,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2]48}并以赵氏是妾扶正不合律例为名,到处撺掇、诉讼,最终“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2]132}将弟弟的七成遗产拿到了手。作者冷静的叙述中掩藏不住对严贡生丧尽廉耻,刻薄无情之丑恶行径的愤怒,借汤知县之口骂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2]35}

与严贡生悌道丧尽,厚颜无耻判若天壤的是余特、余持兄弟和睦互助,兄友弟恭。尽管余大为葬亲行孝私和人命,收取贿赂;余二为护兄行悌视朝廷律法而不顾。作者于文中并未置一否词,反而表彰他们“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这里固然显示了作者认识的局限,但作者以丧葬礼俗为内容,寓对比、讽刺等手法于其间,呼唤人间真情,美好孝悌传统,批判虚伪丑恶的良苦用心,已昭然在目。

除上所及,作者借丧葬内容揭露科举弊病的创作主旨也是甚为明晰。科举制度本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从其开始推行至废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科举对

选拔人才,推进文明,功不可没。但一种制度,从其诞生往往就有弊端所在,时间推移,如不革新还会积弊难返,腐朽僵化。吴敬梓恰逢其弊严重堆积,深切的用世之心,让其选择了寻常的丧葬礼俗作为表现内容,以艺术的形式来揭发科举之弊。

弊端表现,首先就是科举不能选拔出有益于治世的人才,多只制造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例如荀玫,荀玫中举人、成进士与周进刻意提拔,范进尽力帮忙有关。可见科举考试裙带关系现象严重,科举选才与人品无关。荀玫高中之后,荀家家人来报丧说家里老太太去世,荀玫开始要“堂上递呈丁忧”,当一旁的王惠只是微微晓之以利,就立即依计而行。为了自己的仕途,宁愿隐瞒“母丧”,先是托金东崖说情,“到晚,荀员外自换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两位老师,求个保举。”^{[2]55}最后在闹了一圈行不通时,才“只得递呈丁忧”。如此匿丧不报,不顾伦常,后来贪赃枉法被缉捕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次是,科举仕途让人道德沦丧,心灵腐蚀,造就一群背弃美德的劣徒。如匡超人,当抚院差人郑老爹感叹:“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2]112}此时同乘一船尚未发迹变泰的匡超人闻言不胜感慨:“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2]113}匡超人此话绝无半点矫情,从其为父侍病、举丧可见话真。匡太公病倒在床,匡超人小心服侍,没有半点怨言,太公饮食渐少,他到处求神问卜,一边为乃父备理后事,买了棺木,做了许多布衣,“合着太公的头做了一定方巾”,尽其所有。当“太公瞑目而逝”,匡超人“呼天抢地,一面安排装敛”,而且“逢七便去坟上哭奠”。孝亲之情,感人至深。而当匡超人把“科第取来”之时,“心便系乎两榜”,从此攻击孟兄,科场代考,拐带人口,背弃恩友,停妻娶妻,吹牛撒谎,无恶不为。在郑氏妻亡后,不见其为结发妻子伤心落泪,还把此作为摆官架子的资本,耍体面的机会。匡某吩咐乃兄不急下葬亡妻,要请画师追画郑氏遗像,并且“把凤冠补服画起来”,母亲也要穿得与众不同,乃兄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总之一句话,“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2]144}一个秉性善良,淳朴孝顺的青年走过科场就沦为无情无义,虚荣无耻的恶棍。作者通过丧葬描写深刻地批判了科举选材之弊。

当然,巨著《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呕心沥血之作,思想意蕴极为丰富,但不可否认,揭露科举弊病,批判虚伪礼教,呼唤孝悌传统,渴慕人间温情,憧憬理想文明,无疑是其重要创作宗旨,文本之丧葬礼俗

描写已圆满完成了上述要旨的叙事功能。

《儒林外史》中丧葬礼俗描写,有的详细,浓墨重彩;有的简略,三言两语,或详或略都处处如连根接榫,句句似纺线织锦。对塑造人物形象,推延故事情节,营造悲沉氛围,揭示创作主旨起了甚为关键的作用,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蒋瑞藻.小说考证·附续编拾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77.
- [2] [清]吴敬梓.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8. 本文所引原文材料均出于该书。

- [3] 胡平生译注.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39.
- [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
- [5] 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6:403.
- [6] [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金瓶梅[M].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
-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李梦生讲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74.
- [8] [俄罗斯]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周启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5.
- [9]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3-264.

Literary Function of Descriptions on Funeral Customs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OU-yang Chun-yo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descriptions about funeral customs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descriptions are very nuanced. Obviously, they are the conscious application of the author and also show the writer's unique ingenuity. On literary function, they are approximately as follows: characterization, delaying storyline, creating a sad atmosphere and to reveal the theme.

Key words: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funeral customs; literary function

现阶段报复社会性犯罪的主要诱因及因果链条解析

张远煌在《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撰文认为,报复社会性犯罪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人基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而将报复行为直接指向社会整体而非具体的利害关系者。现阶段报复社会性犯罪的发生之所以具有必然趋势,与制度性缺陷相关联。制度性缺陷诱发社会排斥现象,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运行不良,则助推了这类犯罪的多发。理性界定报复社会性犯罪的主因并解析其发生的因果链条意义重大:在认识论上,唯有如此方能使对报复社会性犯罪的分析跳出主要归因于犯罪者方面的认识误区,而与更广阔的制度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真正明白这类犯罪在本质上的也是社会自身造成的;就实践论而言,唯有正确理解这类犯罪的社会成因,才能着眼于社会的主动改良,使其从根本上减少。